



闲话旧时 镇江打绳匠

□ 潘春华

打绳，亦称“打索”，皆是镇江方言，就是用一根根细长麻条打制缠绕成绳子的意思。古书《通俗文》说制绳甚详：“合绳曰绞，单绳曰绹，织绳曰辨，大绳曰纆”。旧时，镇江中华路附近的打索街上制绳作坊集聚，不长的街道上就有十多家，专售麻绳的油麻店林立，街市内常见到打绳匠们摇麻绳及客商购买绳索的身影，打索街便由此得名。

上世纪90年代，新河街上住着一位打绳匠，老人从十二岁开始便学习打麻绳手艺，打了三十多年麻绳，对打绳技艺如数家珍。

说起打绳，在古城镇江已历史悠久。镇江地处江南鱼米之乡，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在镇江交汇，物产丰饶，交通便利，其航道东连上海，南达杭州，北通淮泗、山东、河北，西则溯江而上，可至皖、赣、湘、鄂、川等地。东晋时期，镇江已是江南繁华都市，自古航运、造船业兴盛，打绳业便应运而生。

打绳匠们“吃饭”家伙很简单：一架木制摇绳机，亦称“打车”，旧农书称为“纆车”，为“纆(chan)绳器也”。还有拨业、后舵、行舵、瓜子、操作杆等，都是木制的，分别用于打绳时展绳、分绳、绞绳、合绳、压绳等制绳工序。

旧时，麻绳的用途主要有三种：一是船用，二是商用，三是日用。其中船用绳质量要求高，一根船用绳通常长达十四五丈，最粗的由九至十二根麻绳绞合而成，重约四五十斤。商用、日用麻绳的规格要细许多，也稍短些，主要根据客户订购需求加工。

打绳用的麻都是奎麻，产地在苏北的涟水一带和安徽地区，以六合、六安地区出产的奎麻质量上乘，该地产的麻不但纤维质地柔软坚韧、拉力好，而且耐磨、耐盐碱、耐腐蚀，最适宜于船用绳。有时也用剑麻。相比之下，剑麻摇出的麻绳色泽稍淡些，但质地稍好些，成本较高，价格也相对高些。不过，打麻绳用的麻不是乱麻，更不是下脚杂麻，而是从植物奎麻枝杆上精心剥下并经过粗加工的一根根细长麻条。

打绳的制作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把长麻条用摇绳机摇成绳胚子。首先将麻条盘绕在摇机的钩子上扣住第一根麻条，由徒弟摇机，打绳师傅拽住转动的麻条并且不停添上麻条，绞紧好的麻绳绕成一个绳团备用。师徒二人合作，一天能摇三十斤左右的绳胚子。

第二步就是用绕好的胚子打绳。日常使用的普通麻绳，两股合并就可以。两个摇机相对而放，摇机之间的距离就是成品绳的长度。将麻绳坯来回拉，扣在两边相对的摇机挂钩上。合股时需三人同时作业，两边的摇机各自反方向摆动，绳坯在一步步绞紧，俗称“上降”，第三人平端着挂有四至六个纺锤体的操作杆缓步从一个摇机走向另一个摇机，每个纺锤体刻着两道凹槽，用于两股合并的收束，当收束到一定程度即可。作为日常生活所需的麻绳，两股合并已足够牢靠了，但要制成粗壮的船用绳，还需三股合并。这道工序需四人合作，两人摇机绞紧，另外两人抬着一个更大的刻有三道凹槽的纺锤体前行，身后的三股麻坯就合成了一股绳。如麻坯在中途绞乱了，持锤人就要招呼两头的摇机人停下来，待理顺后再开始继续摇。打麻绳是多人同时作业的活计，需要动作和力量的平衡协调，才能打出松紧有致、状如麻花的合格麻绳。因此，通常情况下打绳师傅操纵操作杆，掌控麻绳紧密度，徒弟则摇动打绳机，干体力活。

据老一辈打绳匠回忆，过去制绳业有一套作业规范：即一斤麻打九两左右绳子；麻绳胚必须在中午烈日下反复摊晒；船用绳必须中午加工，天阴下雨不打绳，受潮绳子打不紧。麻绳规格长度因用途而异，以木匠尺为准：运河畔上的拉船绳七丈长，出岸绳六丈长；木制船上顶绳四丈长；长江出岸绳十丈长；独轮车绳一丈四尺长；木匠大锯绳四丈长；耕地拍绳两丈八尺长；牛用绳七尺耕绳八尺长；老式榨油用油梁绳由十六股绳胚子、四股绳子拧成，重约三十斤，约三丈长；日常生活用的单剥背绳三丈六尺长等等。

过去，麻绳打完后都要先去毛须，然后再用破旧鞋帮子捋一遍。经这样处理后，绞编成的麻绳不仅结实，还光滑不碍手。接着，还需经过查检、烘干、盘整等工序，方能送往油麻店出售。

旧时，打麻绳是个技术活，工序繁杂，全靠手工作业，又苦又脏又累。由于加工的麻绳较长，室内没有这么大的场所，通常都在室外作业，打绳匠们不仅需长年累月承受日晒风吹、蚊虫叮咬之苦，而且双手常被麻坯的粗纤维刺破，鲜血淋漓，尤其冬天双手皆是裂口，钻心的痛。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美观耐用的尼龙、腈纶等化纤绳索，逐渐替代了麻绳，即使在一些行业使用的麻绳，也是机器加工制作的。当年那些曾经很吃香的打绳匠们也已经老的老，改行的改行，这一行当在镇江已难以寻觅，仅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了。

70年前 古城镇江的青年参军热潮

□ 许洪声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社会的大变革，也使老百姓思想观念发生了大变化，因而“送儿去参军”，成为老百姓的共识，才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社会性热潮。

4月23日清晨，解放军由水路和陆路多处开进镇江城，镇江宣告解放。解放军指战员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百姓和蔼可亲，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当时，进驻镇江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警备第七旅，后编制改为镇江军分区，镇江军事警备区。

渡江战役胜利，进而解放全中国，部队需要兵员，地方需要干部，因而，迫切需要吸收大批知识青年。镇江军分区党委决定组建“教导大队”，教育和培养军事、政治、后勤、文艺等人才。当时，抽调军分区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指战员，作为骨干力量，并向社会公开招收知识青年入伍。公告发出之后，受到热烈响应，报名参加的青少年，先后两批有1000多人。

镇江，是国民党政权江苏省的省会城市，是国民党多年统治、严加管控的核心地区。老百姓曾经见过军阀的兵、日本的兵、汪伪的兵、美国的兵以及国民党的兵。老百姓对这些兵恨之入骨。“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刚刚解放的镇江，为什么会有1000多名青少年报名参军入伍，为什么他们的家长也乐意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呢？

老百姓是最相信“眼见为实”的。4·23这个日子，对百姓来说，是新旧社会的分水岭。天亮了，解放了。再也见不到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凶神恶煞的兵，还有那交不完的税。老百姓看见的，一切都是新的。共产党的政策，人民政府的干部，解放军的兵，一切都是“亲”的。他们从亲眼所见的人和事中，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懂得了，相信了那首歌：“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社会的大变革，也使老百姓思想观念发生了大变化，因而“送儿去参军”，成为老百姓的共识，才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社会性热潮。

镇江军分区教导大队驻地，在镇江西郊四摆渡，蚕种场的几幢楼中。镇江解放前，蚕种场由于社会经济衰败和时局动荡，已停产多年。

我们这些“娃娃兵”，刚踏进军营，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新奇，兴奋，还有一些忐忑。第一次发军装，解放区人民纺染的土布单军服，一针针纳出来的土布鞋，和一线线缝出来的土布袜。因为，没有大小号之分，穿在我们身上，很不合身。但是，大家穿上觉得很神气；第一次吃饭，十几个人蹲在地上围一圈，中间一大盆蔬菜（每星期六“打牙祭”，才有猪肉炖粉条），可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第一次发津贴，每人5000元（解放区北海币，相当于人民币五元）。星期天上街买点东西，大伙可开心了，因为这是第一次自己挣的钱……

军营不是游乐场，当兵就得吃苦，就要锻炼。睡觉，20多个人一间房，地板上铺一层稻草，这就是床。身下垫一条小被单，身上盖一条薄被子，常常是和衣而眠。天不亮，军号响，一个个睡眼朦胧，打背包，系绑腿，练长跑。一路上，有的鞋掉了；有的背包散了；有的绑腿带松了；有的干脆坐地上不跑了……夜晚，要站岗放哨。夜深人静，寒风阵阵，抱着一根没子弹的钢枪，站在旷野里，身上冷，心里怕……

对我们这些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家庭的娃娃们，部队干部和老战士，给

予的是鼓励、关怀和体贴。睡觉时，干部和老战士睡在门边窗旁，不让新战士风吹受凉；长跑时，老战士对体弱的新战士，一帮一地照顾；站岗时，老兵带新兵，为小战士壮胆，给新兵挡风……处处亲如家人。这一切，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上。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军营生活的写照。听红军长征的故事；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学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练“摸、爬、滚、打”的基本功夫……我们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大熔炉中，受教育，得锻炼，在革命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一点一点成长。

70年前，1000多个青少年从家门走进军营大门，走上革命大道。一步之遥，一生之路。他们在镇江军分区教导大队，在解放区这座大学校、大熔炉中，锻炼了意志，树立了信念，学到了做人做事的规矩，“系好了人生第一个扣子”。他们从这里毕业后，有的到空军，到炮兵，到铁道兵，或者到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他们有的留在镇江，有的远赴四面八方。镇江人民的这支子弟兵队伍，成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尽力奉献”。

2001年5月，69位镇江“教大”的老战友，聚会镇江，故地重游，畅谈叙旧。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已经升级为爷爷奶奶奶，但依然老骥伏枥，初心不忘。



古代劳动者的命运

□ 吴婷

裙。”写的是采摘桑叶的过程。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讲述了一位整日辛苦劳作，在乡间以养蚕卖丝为生的普通妇女的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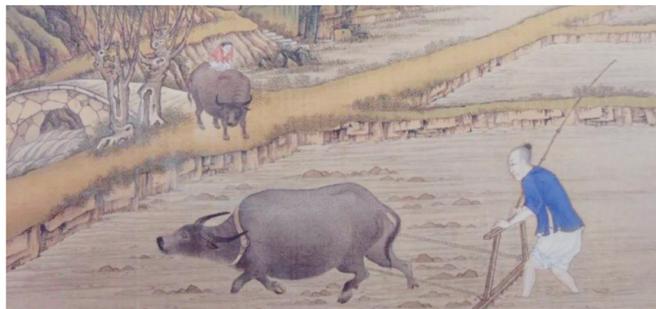
清代龚昶的《陶歌》更全面地描述了各种陶窑的制作及其特点，如“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

还有冶金业，李白的《秋浦歌》写道：“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写出冶炼工人一边劳动一边唱歌的情形。

在封建压迫深重的古代，不管是农夫、蚕妇，还是樵夫、卖炭翁，或者烧窑工、冶炼工等，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为了生计艰苦劳作，却很难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其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命运，都是可悲可叹的。

如今，身处进步民主、美好和谐的社会，我们更应该热爱生活，崇尚劳动，生命不息劳动不止。

古代社会，以农兴邦，以工强国。宋



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古时，劳动者中农民最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写出了劳动的艰辛，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则展现了农民凄苦的生活和命运。

初夏四五月，农民最繁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成熟发黄的麦穗覆盖田垄，妇

女儿童提着水壶饭菜送到田间。男人们正卖力地收割麦子，被烈日烤得汗流浹背，精疲力竭。

这首《观刈麦》如实地描写了农夫劳作的场景。诗人白居易对农民所蒙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自己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心怀愧疚。

古人工作分配大都男耕女织。家庭女人养蚕织布，“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描绘出一幅轻快的阳春采桑图。“系条采春桑，采叶何纷纷。采桑不装构，牵坏紫罗

